金史/卷6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十三 ◄

金史
卷六十四　列傳第二 后妃下

► 卷六十五

后妃下 睿宗欽慈皇后 睿宗貞懿皇后 世宗昭德皇后 世宗元妃張氏 世宗元妃李氏 顯宗孝懿皇后 顯宗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 章宗元妃李氏 衛紹王后徒單氏 宣宗皇后王氏 宣宗明惠皇后 哀宗徒單皇后

睿宗

欽慈皇后

睿宗欽慈皇后，蒲察氏。睿宗元配。后之母，太祖之妹也。睿宗為左副元帥，天會十三年薨，追封潞王，后封路遷妃。皇統六年，進號冀國王妃。天德間，進國號。正隆例，親王止封一字王，睿宗封許王，后封許王妃。世宗即位，睿宗升祔，追謚欽慈皇后。贈后曾祖賽補司空、韓國公，祖蒲剌司徒、鄭國公，父按補太尉、曹國公。大定二年，祔葬景陵。

世宗嘗曰：「今之女直，不比前輩，雖親戚世敘，亦不能知其詳。太后之母，太祖之妹，人亦不能知也。」謂宗敘曰：「亦是卿父譚王之妹，知之乎？」宗敘曰：「臣不能知也。」上曰：「父之妹且不知，其如疏遠何」。十九年，后族人勸農使莎魯窩請致仕，宰相以莎魯窩未嘗曆外，請除一外官，以均勞佚。上曰：「莎魯窩不閑政事，不可使治民。雖太后戚屬，富貴之可也。」不聽。

貞懿皇后

貞懿皇后，李氏，世宗母，遼陽人。父雛訛只，仕遼，官至桂州觀察使。天輔間，選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，后入睿宗邸。七年，世宗生。天會十三年，睿宗薨，世宗時年十三。后教之有義方，嘗密謂所親曰：「吾兒有奇相，貴不可言。」居上京，內治謹嚴，臧獲皆守規矩，衣服飲食器皿無不精潔，敦睦親族，周給貧乏，宗室中甚敬之。后性明敏，剛正有決，容貌端整，言不妄發。

舊俗，婦女寡居，宗族接續之。后乃祝發為比丘尼，號通慧圓明大師，賜紫衣，歸遼陽，營建清安禪寺，別為尼院居之。貞元三年，世宗為東京留守。正隆六年五月，后卒。世宗哀毀過禮，以喪去官。未幾，起複為留守。是歲十月，后弟李石定策，世宗即位于東京，尊謚為貞懿皇后，其寢園曰孝甯宮。

大定二年，改葬睿宗于景陵。初，后自建浮圖于遼陽，是為垂慶寺，臨終謂世宗曰：「鄉土之念，人情所同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於此，不必合葬也。我死，毋忘此言。」世宗深念遺命，乃即東京清安寺建神禦殿，詔有司增大舊塔，起奉茲殿於塔前。敕禮部尚書王競為塔銘以敘其意。贈后曾祖參君司空、潞國公，祖波司徒、衛國公，父雛訛只太尉、隋國公。四年，封后妹為邢國夫人，賜銀千兩、錦綺二十端、絹五百匹。九年，神禦殿名曰報德殿。詔翰林學士張景仁作《清安寺碑》，其文不稱旨，詔左丞石琚共修之。十三年，東京垂慶寺起神禦殿，寺地褊狹，詔賈傍近民地，優與其直，不願鬻者以官地易之。二十四年，世宗至東京，幸清安、垂慶寺。

世宗

昭德皇后

世宗昭德皇后。烏林荅[1]氏，其先居羅伊河[2]，世為烏林荅部長，率部族來歸，居上京，與本朝為婚姻家。曾祖勝管[3]，康宗時累使高麗。父石土黑[4]，騎射絕倫，從太祖伐遼，領行軍猛安[5]。雖在行伍間，不嗜殺人。以功授世襲謀克，為東京留守。

后聰敏孝慈，容儀整肅，在父母家，宗族皆敬重之。既歸世宗，事舅姑孝謹，治家有敘，甚得婦道。睿宗伐宋，得白玉帶，蓋帝王之服禦也。睿宗沒後，世宗寶畜之。后謂世宗曰：「此非王邸所宜有也，當獻之天子。」世宗以為然，獻之熙宗，於是悼后大

喜。熙宗晚年頗酗酒，獨于世宗無間然。

海陵篡立，深忌宗室。烏帶譖秉德以為意在葛王。秉德誅死，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，如故遼骨睹犀佩刀、吐鶻良玉茶器之類，皆奇寶也。海陵以世宗恭順畏己，由是忌刻之心頗解。

后不妒忌，為世宗擇后房，廣繼嗣，雖顯宗生後而此心不移。后嘗有疾，世宗為視醫藥，數日不離去。后曰：「大王視妾過厚，其知者以為視疾，不知者必有專妒之嫌。」又曰：「婦道以正家為大，第恐德薄，無補內治，安能效嬪妾所為，惟欲己厚也。」

世宗在濟南，海陵召后來中都。后念若身死濟南，海陵必殺世宗，惟奉詔，去濟南而死，世宗可以免。謂世宗曰：「我當自勉，不可累大王也。」召王府臣僕張僅言諭之曰：「汝，王之腹心人也。為我禱諸東嶽，我不負王，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。」召家人謂之曰：「我自初年為婦以至今日，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。今宗室往往被疑者，皆奴僕不良，傲恨其主，以誣陷之耳。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，當念舊恩，無或妄圖也。違此言者，我死後於冥中觀汝所為。」眾皆泣下。后既離濟南，從行者知后必不肯見海陵，將自為之所，防護甚謹。行至良鄉，去中都七十裏，從行者防之稍緩，后得間即自殺。海陵猶疑世宗教之使然。

世宗自濟南改西京留守，過良鄉，使魯國公主葬后於宛平縣土魯原。大定二年，追冊為昭德皇后，立別廟。贈三代，曾祖勝管司空、徐國公，曾祖母完顏氏徐國夫人，祖術思黑[6]司徒、代國公，祖母完顏氏，代國夫人，父石土黑太尉、瀋國公，母完顏氏瀋國夫人。敕有司改葬，命皇太子致奠。以后兄暉子天錫為太尉，石土黑後授世襲猛安。上謂天錫曰：「朕四五歲時與皇后訂婚，乃祖太尉置朕于膝上曰：'吾婿七人，此婿最幼，後來必大吾門。'今卜葬有期，疇昔之言驗矣。」

六年，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[7]捕逃軍受贓，當殆。有司奏，鈔兀，后大功親，當議。詔論如法。

八年七月，章宗上，世宗喜甚。謂顯宗曰：「得社稷塚嗣，朕樂何極。此皇后貽爾以陰德也。」

十年十月，將改葬太尉石土黑，有司奏禮儀，援唐葬太尉李良器、司徒馬燧故事，

百官便服送至都門外五裏。上曰：「前改葬太后父母，未嘗用此故事。但以本朝禮改葬之，惟親戚皆送。」詔皇太子臨奠。

十一年，皇太子生日，世宗宴於東宮。酒酣，命豫國公主起舞。上流涕曰：「此女之母皇后，婦道至矣。朕所以不立中宮者，念皇后之德今無其比故也。」

十二年四月，立皇后別廟于太廟東北隅。是歲五月，車駕幸士魯原致奠。十九年，改卜於大房山。十一月甲寅，皇后梓宮至近郊，百官奉迎。乙卯，車駕如楊村致祭。丙辰，上登車送，哭之慟。戊午，奉安于磐甯宮。庚申，葬於坤厚陵，諸妃祔焉。二十九年，祔葬興陵。章宗時，有司奏太祖謚有「昭德」字，改謚明德皇后。

元妃張氏

元妃張氏，父玄征。母高氏，與世宗母貞懿皇后葭莩親。世宗納為次室，生趙王永中，而張氏卒。大定二年，追封宸妃。是歲十月，追進惠妃。十九年，追進元妃。

大定二十五年，皇太子薨。永中于諸子最長，而世宗與徒單克甯議立章宗為太孫。世宗嘗曰：「克寧與永中有親，而建議立太孫，真社會稷臣也。」尚書左丞汝弼者，玄征子，永中每舅。汝弼妻高陀斡屢以邪言怵永中，畫元妃像，朝夕事之，覬望徼福，及挾左道。明昌五年，高陀斡誅死，事連汝弼及永中，汝弼以死後事覺，得不追削官爵，而章宗心疑永中，累年不釋。諫官賈守謙、路鐸上疏欲寬解上意，章宗愈不悅。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持其事不肯決，章宗怒守貞，罷知濟南府，諸諫官皆斥外，賜永中死。金代外戚之禍，惟張氏雲。

元妃李氏

元妃李氏，南陽郡王李石女。生鄭王允蹈、衛紹王允濟、潞王允德。豫王允成母昭儀梁氏早卒，上命允成為妃養子。大定元年，封賢妃。二年，進封貴妃。七年，進封元妃。世宗即位，感念昭德皇后，不復立后。嘗曰：「朕所以不復立后者，今後宮無皇后之賢故也。」元妃下皇后一等，在諸妃上。石有定策功，世宗厚而深制之，寵以尚書令之位，而責成左右丞相以下，妃雖貴，不得預政，宮壺無事。

大定二十一年二月，上如春水，次長春宮。戊子，妃以疾薨。詔允成、允蹈、允濟、

允德皆服衰絰居喪。己丑，皇太子及扈從臣僚，奉慰於芳明殿。辛卯，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禮、曹王允功等上表奉慰。禦史中丞張九思提控殯事，少府監左光慶、大興少尹王翛典領鹵簿儀仗。宮籍監別治殯所，還殯京師。乙未，入自崇智門，百官郊迎，親戚迎奠道路，殯于興德宮西位別室。庚子，上至京師，幸興德宮致奠。此葬，三致尊焉。詔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監護葬事。癸未，啟取，上輟朝。皇太子、親王、宗戚、百官送葬。甲申，葬于海王莊。丙戌，上如海王莊燒飯。二十八年九月，與賢妃石抹氏、德妃徒單氏、柔妃大氏俱陪葬於坤厚陵。衛紹王即位，追謚光獻皇后，贈妃弟獻可特進。貞祐三年九月，削皇后號。

顯宗

孝懿皇后

顯宗孝懿皇后，徒單[8]氏。其先忒裏辟剌[9]人也。曾祖抄[10]，從太祖取遼有功，命以所部為猛安，世襲之。祖婆盧火[11]，以戰功多，累官開府儀同三司，贈司徒、齊國公。父貞，尚遼王宗幹女梁國公主，加駙馬都尉，贈太師、廣平郡王。

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。母夢神人授以寶珠，光焰滿室，既寤而生，紅光燭於庭。后性莊重寡言，父母嘗令總家事，細大畢辦，諸男不及也。

世宗初即位，貞為御史大夫，自南京馳見。世宗喜謂之曰：「卿雖廢主腹心臣，然未嘗助彼為虐，況卿家法可尚，其以卿女為朕子妃。」及顯宗為皇太子，大定四年九月，備禮親迎于貞弟。世宗臨宴，盡歡而罷。是年十一月，顯宗生辰，初封為皇太子妃。

八年七月，上遣宣徽使移剌神獨斡以名馬、寶刀、禦饌賜太子及妃，仍諭之曰：「妃今臨蓐，願平安得雄。有慶之後，宜以此刀置左右。」既而皇孫生，是為章宗。時上幸金蓮川，次冰井，翌日，上臨幸撫視，宴甚歡。又賜禦服佩刀等物，謂顯宗曰：「祖宗積慶，且皇后陰德至厚，而有今日，社稷之洪福也。」又謂李石、紇石烈志寧曰：「朕諸子雖多，皇后止有太子一人而已。今幸得嫡孫，觀其骨相不凡，又生麻達葛山，山勢衍氣清，朕甚嘉之。」因以山名為章宗小字。

后素謙謹，每畏其家世崇寵，見父母流涕而言曰：「高明之家，古人所忌，願善自保持。」其後，家果以海陵事敗，盡其遠慮如此。世宗嘗謂諸王妃、公主曰：「皇太子

妃容止合度，服飾得中，爾等當法效之。」章宗即位，尊為皇太后，更所居仁壽宮名曰隆慶宮。詔有司歲奉金千兩、銀五千兩、重幣五百端、絹二千疋、綿二萬兩、布五百疋、錢五萬貫。他所應用，內庫奉之，毋拘其數。

上月或五朝六朝，而后愈加敬儉，見諸大長公主，禮如平時，惇睦九族，恩紀皆合。尤惡聞人過，諛佞之言無所得入。恕以容物，未嘗見喜慍。然禦下公平，雖至親無所阿徇。嘗誡諸侄曰：「皇帝以我故，乃推恩外家，當盡忠圖報。勿謂小善為無益而弗為，小惡為無傷而弗去。毋藉吾之貴，輒肆非違，以幹國家常憲。」一日，妹並國夫人、嫂涇國夫人等侍側，因諭之曰：「爾家累素重，且非豐厚，宜節約財用，勿以吾為可恃。吾受天下之養，豈有所私積哉。況財用者，天下之財用也。吾終不能多取以富爾之私室。」家人有以玉盂進者，卻之，且曰：「貴異物而殫財用，非我所欲也。況我之賜予有度，今爾以此為獻，何以自給。徒費汝財，我實無用，後勿複爾。」明昌元年，禮官議以五月奉上冊寶，后弗許。上屢為之請，后曰：「今世宗服未終，遽衣錦繡、佩珠玉，于禮何安。當俟服闋行之。」上諭有司曰：「太后執意甚堅，其待來年。」明昌二年正月，崩于隆慶宮，年四十五。謚曰孝懿，祔葬裕陵。

后好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尤喜《老》、《莊》，學純淡清懿，造次心於禮。逮嬪禦以和平，其有生子而母亡者，視之如己所生，慈訓無間。上時問安，見事有未當者，必加之嚴誡雲。

昭聖皇后

昭聖皇后，劉氏，遼陽人。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，后家若見有黃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，俄頃，后生。性聰慧，凡字過目不忘。初讀《孝經》，旬日終卷。最喜佛書。世宗為東京留守，因擊球，見而奇之，使見貞懿皇后于府中，進退閒雅，無恣睢之色。大定元年，選入東宮，時年二十三。

三年三月十三日，宣宗生。是日，大雨震電，后驚悸得疾，尋卒。承安五年，贈裕陵昭華。宣宗即位，追尊為皇太后，升祔顯宗廟，追謚昭聖皇后。

章宗

欽懷皇后

章宗欽懷皇后，蒲察氏，上京路曷速河人也。曾署祖太神，國初有功，累階光祿大夫，贈司空、應國公。祖阿胡迭，官至特進，贈司徒、譙國公。父鼎壽尚熙宗鄭國公主，授駙馬都尉、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、曷速木單世襲謀克，累官至金吾衛上將軍，贈太尉、越國公。

后之始生，有紅光被體，移時不退。就養于姨冀國公主，既長，孝謹如事所生。大定二十三年，章宗為金源郡王，行納采禮。世宗遣近侍局使徒單懷忠就賜金百兩、銀千兩、廄馬六匹、重彩三十端。拜命間，慶雲見於日側，觀者異之。是年十一月，備禮親迎。詔親王宰執三品已上官及命婦會禮，封金源郡王夫人，后進封妃，崩。

后性淑明，風儀粹穆，知讀書為文。帝即位，遂加追冊，仍詔告中外，奉安神主于坤甯宮，歲時致祭。大安初，祔於道陵。

元妃李氏

元妃李氏師兒，其家有罪，沒入宮籍監。父湘，母王盼兒，皆微賤。大定末，以監戶女子入宮。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，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。故事，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，宮教居障外，諸宮女居障內，不得面見。有不識字及問義，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，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。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為領解，建不知其誰，但識其音聲清亮。章宗嘗問建，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。建對曰：「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。」章宗以建言求得之。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，勸章宗納之。章宗好文辭，妃性慧黠，能作字，知文義，尤善伺候顏色，迎合旨意，遂大愛幸。明昌四年，封為昭容。明年，進封淑妃，父湘追贈金紫光祿大夫、上柱國、隴西郡公。祖父、曾祖父皆追贈。

兄喜兒舊嘗為盜，與弟鐵哥皆擢顯近，勢傾朝廷，風采動四方，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，南京李炳、中山李著與通譜系，超取顯美。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。怙財固位，上下紛然，知其奸蠹，不敢擊之，雖擊之，莫能去也。紇石烈執中貪愎不法，章宗知其跋扈，而屢斥屢起，終亂天下。

自欽懷皇后沒世，中宮虛位久，章宗意屬李氏。而國朝故事，皆徒單、唐括、蒲察、拏懶僕散、紇石烈、烏林荅、烏古論諸部部長之家，世為姻婚，娶后尚主，而李氏微甚。至是，章宗果欲立之，大臣固執不從，台諫以為言，帝不得已，進封為元妃，而勢位熏

赫，與皇后侔矣。一日，章宗宴宮中，優人琱瑁頭者戲於前。或問：「上國有何符瑞？」優曰：「汝不聞鳳皇見乎。」其人曰：「知之，而未聞其詳。」優曰：「其飛有四，所應亦異。若響上飛則風雨順時，響下飛則五穀豐登，響外飛則四國來朝，向裏飛則加官進祿。」上笑而罷。

欽懷后及妃姬嘗有子，或二三歲或數月輒夭。承安五年，帝以繼嗣未立，禱禮太廟、山陵。少府監張汝猷因轉對，奏「皇嗣未立，乞聖主親行禮事之後，遣近臣詣諸嶽觀廟祈禱。」詔司空襄往亳州禱太清宮，既而止之，遣刑部員外郎完顏匡往焉。

泰和二年八月丁酉，元妃生皇子忒鄰，群臣上表稱賀。宴五品以上于神龍殿，六品以下宴於東廡下。詔平章政事徒單鎰報謝太廟，右丞完顏匡報謝山陵，使使亳州報謝太清宮。既彌月，詔賜名，封為葛王。葛王，世宗初封，大定後不以封臣下，由是三等國號無葛。尚書省奏，請于瀛王下附葛國號，上從之。十二月癸酉，忒鄰生滿三月，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，設醮于玄真觀，為忒鄰祈福。丁丑，禦慶和殿，浴皇子。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，五品以上進禮物。生凡二歲而薨。

兄喜兒，累官宣徽使、安國軍節度使。弟鐵哥，累官近侍局使、少府監。

至八年，承禦賈氏及範氏皆有娠，未及乳月，章宗已得嗽疾，頗困。是時衛王永濟自武定軍來朝。章宗於父兄中最愛衛王，欲使繼體立之，語在《衛紹王紀》。衛王朝辭，是日，章宗力疾與之擊球，謂衛王曰：「叔王不欲作主人，遽欲去邪？」元妃在傍，謂帝曰：「此非輕言者。」十一月乙卯，章宗大漸，衛王未發，元妃與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，使內侍潘守恆召之。守恆頗知書，識大體，謂元妃曰：「此大事，當與大臣議。」乃使守恆召平章政事完顏匡。匡，顯宗侍讀，最為舊臣，有征伐功，故獨召之。匡至，遂與定策立衛王。丙辰，章宗崩，遺詔皇叔衛王即皇帝位。詔曰：「朕之內人，見有娠者兩位。如其中有男，當立為儲貳。如皆是男子，擇可立者立之。」

衛紹王即位，大安元年二月，詔曰：「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畀於眇躬，遺旨謂掖庭內人有娠者兩位，如得男則立為儲貳。申諭多方，皎如天日。朕雖涼菲，實受付託，思克副於遺意，每曲為之盡心，擇靜舍以俾居，遣懿親而守視。欽懷皇后母鄭國公主及乳母蕭國夫人晝夜不離。昨聞有爽于安養，已用軫憂而弗寧，爰命大臣專為調護。今者平章政事僕散端、左丞孫即康奏言，承禦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，今則已出三月，來事未可度知。範氏產期，合在正月，而太醫副使儀師顏言，自年前十一月診得範氏胎氣有損，

調治迄今，脈息雖和，胎形已失。及范氏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為尼。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，豈期聞此，深用怛然。今範氏既已有損，而賈氏猶或可冀，告於先帝，願降靈禧，默賜保全，早生聖嗣。尚恐眾庶未究端由，要不匿於播敷，使咸明於吾意。」

四月，詔曰：「近者有訴元妃李氏，潛計負恩，自泰和七年正月，章宗暫嘗違豫，李氏與新喜竊議，為儲嗣未立，欲令宮人詐作有身，計取他兒詐充皇嗣。遂於年前閏月十日，因賈承禦病嘔吐，腹中若有積塊，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謀，令賈氏詐稱有身，俟將臨月，于李家取兒以入，月日不偶則規別取，以為皇嗣。章宗崩，謀不及行。當先帝彌留之際，命平章政事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，明有敕旨，'我有兩宮人有娠'，更令召平章，左右並聞斯語。李氏並新喜乃敢不依敕旨，欲喚喜兒、鐵哥，事既不克，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與計，因品藻諸王，議複不定。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遣人召平章，已到宣華門外，始發勘同。平章入內，一遵遺旨，以定大事。方先帝疾危，數召李氏，李氏不到。及索衣服，李氏承召亦不即來，猶與其母私議。先皇平昔或有幸禦，李氏嫉妒，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、鴛鴦符以事魘魅，致絕聖嗣。所為不軌，莫可殫陳。事既髮露，遣大臣按問，俱已款服。命宰臣往審，亦如之。有司議，法當極刑。以其久侍先帝，欲免其死。王公百僚，執奏堅確。今賜李氏自盡。王盼兒、李新喜各正典刑。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、弟少府監鐵哥如律，仍追除複系監籍，於遠地安置。諸連坐並依律令施行。承禦賈氏亦賜自盡。」

蓋章宗崩三日而稱範氏胎氣有損。章宗疾彌留，亦無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敕旨。或謂完顏匡欲奪定策功，構致如此。自後天下不復稱元妃，但呼曰李師兒。

及胡沙虎弒衛王，立宣宗，請貶降衛王，降為東海郡侯。其詔曰：「大安之初，頒諭天下，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謀，令賈氏虛稱有身，各正罪法。朕惟章宗皇帝聖德聰明，豈容有此欺紿。近因集議，武衛軍副使兼提點近侍局完顏達、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冤。此時，達職在近侍，政德護賈氏，所以知之。朕親臨問佐證，其事暖昧無據，當時被罪貶責者可俱令放免還家。」由是李氏家族皆得還。

衛紹王后徒單氏

衛紹王后徒單氏，大安元年，立為皇后。至甯元年，胡沙虎亂，與衛王俱遷于衛邸。帝遇弒，宣宗即位，衛王降為東海郡侯，徒單氏削皇后號。貞祐二年，遷都汴，詔凡衛紹王及鄠厲王家人皆徙鄭州，仍禁錮，不得出入。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。天興元年，

詔釋禁錮。是時，河南已不能守，子孫不知所終。

宣宗皇后王氏

宣宗皇后王氏，中都人，明惠皇后妹也。其父微時嘗夢二玉梳化為月，已而生二后，及沒，有芝生於柩。初，宣宗封翼王，章宗詔諸王求民家子，以廣繼嗣。是時，后與龐氏偕入王邸，及見后姊有姿色，又納之。貞祐元年九月，封后為元妃，姊為淑妃，龐氏為真妃。淑妃生哀宗，真妃生守純，后無子，養哀宗為己子。貞祐二年七月，賜姓溫敦氏，立為皇后。追封后曾祖得壽司空、冀國公，曾祖母劉氏冀國夫人，祖璞司徒、益國公，祖母楊氏益國夫人，父彥昌太尉、汴國公，母馬氏汴國夫人。

三年，莊獻太子薨，哀宗為皇太子。宣宗崩，哀宗即位。正大元年，尊后為皇太后，號其宮曰仁聖，進封后父曰南陽郡王。

或曰：宣宗為諸王時，莊獻太子母為正妃，及即位，尊為皇后。貞祐元年九月，詔曰：「元妃某氏久奉侍於潛藩，已賜封於國號，可立為皇后。」其名氏蓋不可考也。或又曰：自王氏姊妹入宮而后寵衰，尋為尼，王氏遂立為后，皆后姊明惠之謀也。

初，王氏姊妹受封之日，大風昏霾，黃氣充塞天地。已而，后夢丐者數萬踵其後，心甚惡之。占者曰：「后者，天下之母也。百姓貧窶，將誰訴焉？」后遂敕有司，京城設粥與冰藥。及壬辰、癸巳歲，河南饑饉。大元兵圍汴，加以大疫，汴城之民，死者百余萬，后皆目睹焉。

哀宗釋服，將禘饗太廟，先期，有司奏冕服成，上請仁聖、慈聖兩宮太后禦內殿，因試衣之以見，兩宮大悅。上更便服，奉觴為兩宮壽。仁聖太后諭上曰：「祖宗初取天下甚不易。何時使四方承平，百姓安樂，天子服此法服，于中都祖廟行禘饗乎？」上曰：「阿婆有此意，臣亦何嘗忘。」慈聖太后亦曰：「恆有此心，則見此當有期矣。」遂酌酒為上壽，歡然而罷。

天興元年冬，哀宗遷歸德。二年正月，遣近侍徒單四喜、術甲荅失不奉迎兩宮。后禦仁安殿，出鋌金及七寶金洗，分賜從行忠孝軍。是夜，兩宮及柔妃裴滿氏等乘馬出宮，行至陳留，城左右火起，疑有兵，不敢進。后亟命還宮。明日，入京憩四喜家。少頃，輦迎入宮。方謀再行，京城破，后及諸妃嬪北遷，不知所終。惟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，

居摩訶院。李氏自入院，止寢佛殿中，作為幡旆。會當同后妃北行，將發，佛像前自縊死，且自書門紙曰「寶符禦侍此處身故。」

明惠皇后

宣宗明惠皇后，王皇后之姊也。生哀宗。宣宗即位，封為淑妃。及妹立為后，進封元妃。哀宗即位，詔尊為皇太后，號其宮曰慈聖。

后性端嚴，頗達古今。哀宗已立為皇太子，有過尚切責之，及即位，始免郤賈楚。一日，宮中就食，尚器有玉碗楪三，一奉太后，二奉帝及中宮。荊王母真妃龐氏以瑪瑙器進食，后見之怒，召主者責曰：「誰令汝妄生分別，荊王母豈卑我兒婦耶。非飲食細故，已令有司杖殺汝矣。」是後，宮中奉真妃有加。或告荊王謀不軌者，下獄，議已決。帝言於后，后曰：「汝止一兄，奈何以讒言欲害之。章宗殺伯與叔，享年不永，皇嗣又絕，何為欲效之耶。趣赦出，使來見我。移時不至，吾不見汝矣。」帝起，后立待，王至，涕泣慰撫之。

哀宗甚寵一宮人，欲立為后。后惡其微賤，固命出之。上不得已，命放之出宮，語使者曰：「爾出東華門，不計何人，首遇者即賜之。」於是遇一販繒者，遂賜為妻。點檢撒合輦教上騎鞠，后傳旨戒之雲：「汝為人臣，當輔主以正，顧乃教之戲耶。再有聞，必大杖汝矣。」

比年小捷，國勢頗振，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為言者。后聞不悅曰：「帝年少氣銳，無懼心則驕怠生。今幸一勝，何等中興，而若輩諂之如是。」

正大八年九月丙申，后崩，遺命園陵制度，務從儉約。十二月己未，葬汴城迎朔門外五裏莊獻太子墓之西。謚明惠皇后。

哀宗徒單皇后

哀宗皇后，徒單氏。宣宗及后有疾，后嘗刲膚以進，宣宗聞而嘉之。興定四年，后父鎮南軍節度使頑僧有罪，宣宗以后純孝，因曲赦之，聽其致仕。正大元年，詔立為皇后。哀宗遷歸德，遣后弟四喜等詣汴奉迎，夜至陳留，不敢進，複歸於汴。未幾，城破北遷，不知所終。

贊曰：《周禮》「九嬪，掌婦學之法，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。」班昭氏論之曰：「婦德，不必才明絕異也。婦言，不必便口利辭也。婦容，不必顏色美麗也。婦功，不必功巧過人也。清閒貞靜，守節整齊，行己有恥，動靜有法，是謂婦德。擇辭而說，不道惡語，時然後言，不厭於人，是謂婦言。盥浣塵穢，服飾鮮潔，沐浴以時，身不垢辱，是謂婦容。專心紡績，不好戲笑，潔齊酒食，以奉賓客，是謂婦功。」後世婦學不修，麗色以相高，巧言以相傾，銜能以市恩，逢迎以固寵。是故悼平掣頓皇統，以隕其身，海陵蠱惑群嬖，幾亡其國。道陵李氏擅寵蠹政，卒憤其宗。嗚呼，可不戒哉。

註釋

↑ “烏林荅”，又譯“烏凌阿”。

↑ 又譯“海倫河”。

↑ “勝管”為音譯，又做“雙寬”。

↑ “石土黑”為音譯，又作“實德琿”。見“欽定四庫全書”（https://www.kanripo.org/text/KR2a0035/064）。

↑ “猛安”，又譯為“明安”、“銘安”，女真語“千”之意，蓋“千夫長”也。

↑ “術思黑”為音譯，又做“珠蘇庫”。

↑ “鈔兀”，又譯作“楚呼”。

↑ 又做“圖克坦”。

↑ 又做“德里必喇”。

↑ “抄”，音譯，又做“綽”。

↑ 又譯“博勒和”。